

在阵阵鸟鸣中醒来，
婆母的身影已穿梭在门前的菜园里了。她正躬着身子，手握锄头，翻起阵阵泥土的芬芳。额上细密的汗珠滴落在新翻的泥土中，转瞬便消隐不见。

菜园（约 50 平方米）实在狭小得紧，却偏偏生长着十几种蔬菜及农作物，密密匝匝，挤而不乱，竟如精心布局的锦绣名画。西红柿红着脸，黄瓜悬垂着碧绿的身躯，韭菜则列队整齐，辣椒羞答答地垂吊在枝头，油菜菜行列中间种着香菜（芫荽），玉米队列两侧种着苦菜，茄子栖息在属于它的角落，像一个个紫色的梦，葡萄架上挂着青绿色的果实，带着毛刺的香瓜瓜蒂开着小黄花，南瓜的藤蔓蜿蜒爬行，如笔走龙蛇的墨线。婆母的菜园，品类繁多，却绝无拥挤喧嚣之态，每一株皆有其位置，各得其所。豆角分作夏豆角与秋豆角，玉米亦有早熟与晚熟两季，婆母早早便铺排好了时序的接力，使小小的园子一年四季都是果实累累，铺展着绵延不绝的绿意。

陕北的冬天较冷，即使是在零下二十几度，婆母也能吃到自家地里的新鲜蔬菜。她在菜园的冻土底下挖个坑，把一些绿色蔬菜，尤其是在秋天长势可人的大白菜藏在地底下，泥土如棉被似的包裹着秋天的绿意。婆母在地面上的菜园里也会搭建小小的温棚，一些韭菜香菜等简单好养的蔬菜，在深冬腊月里点缀着小院的沉静与萧瑟。

婆母每日都要细心地服侍她的小菜园，或在朝霞初升时，或在晚霞铺满天空之际，或除草浇水，或搭架施肥……她用温和慈爱的目光，拂过每一片叶尖、每一茎藤蔓。她口中常喃喃自语，像与自己的孩子絮絮低语。她为它们除虫拔草、浇水施肥，动作轻柔而专注，仿佛手下所侍弄的，并非寻常草木，而是她至为疼惜的孩儿。

最令人不解的，是婆母竟以

做饭的食用油来浇灌蔬菜。她说如果施粪肥，会影响自家院子及隔壁邻家的空气，施化肥又担心不是纯天然肥料，于是就用了她多年来种地及生活经验的智慧，把食用油渗入土中，菜便会更肥壮些，叶子更青翠，果实更丰实。她说着，便舀起一小勺油，小心地滴在蔬菜的根部。油珠在阳光下闪动，慢慢渗入泥土深处，似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厨房炉灶上的使命，恍若把厨房里烹调的香气也酿进了土壤，在根脉间流转不息。蔬菜们无声地承接了这份奇特的滋养，婆母便相信，这油里藏着灶火的温情，融进泥土，便是最贴心的哺育。

婆母说去年秋天做好的柿子酱今年也吃不完，所以今年就特意少种了几株，多种了些玉米。她笑言道：“因为你爱吃玉米呀！”这质朴、毫无修饰的言语，却如汨汨暖流，注入我心田。婆母种的玉米香甜软糯，有着市面上永远也买不到的独特味道。

婆母再次俯身，手掌轻轻抚过一片片宽阔的玉米叶，仿佛在抚摸岁月的年轮。那掌纹里刻着的，不单是劳作的艰辛，更是对泥土的敬惜、对生命的谦卑与虔诚。人们习惯性地用化肥及农药浸润农作物时，婆母却固执地以食用油与充满爱意的目光浇灌着她的小小王国。每一片舒展的绿叶、每一粒饱满的果实，都浸透着她的心血，她如同一个手持锄头的艺术家，以时间作轴、耐心为笔，把一方园圃雕琢成了用岁月书写的农耕诗篇。

晨风拂过，婆母依旧在园中侍弄那些菜蔬。朝阳的金光轻柔洒下，为婆母的白发镀上了一层薄金，也为菜园染上浓淡不一的温柔色泽。她缓缓直起身来，目光抚过每一寸土地，每一株摇曳的绿意……

婆母所守护的，岂止是一方菜园，分明是用生命的颜料绘制的水墨丹青，是土壤、种子、汗水与光阴交织而成的艺术长卷。

○紫陌

菜园艺术家

心里既期待又紧张。

工作后，业余时间喜欢写点小文章，先在公司内部报刊上发表，后来又想往社会上的文艺期刊投稿。一开始大多石沉大海，但我没有泄气，不停地写、不停地投，后来终于在《渭南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散文，还收到了编辑部寄来的稿费。长此坚持，在外部报刊的上稿率也在不断提高。

写信寄信总离不开邮票。中国邮政跟着邮资调整，发行过不同面值的邮票。最早寄平信只需用八分钱，这一面值用的时间最长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，品种大概有五百多种，首轮生肖“猴票”就是八分面值，因为数量少，后来成了集邮爱好者追捧的珍品，市场上甚至炒到两三万元一枚。改革开放以后，邮资调整过几次，平信邮资先后有过两角、五角、八角、一元二角，对应的邮票面值也跟着变，这也算是中国平信发展的一个缩影。

有段时间我收集旧邮票，收到信就把邮票揭下来收好，还主动跟熟人要旧信封，小心取下盖过戳的邮票，不管面值、内容，有多少要多少，几年下来攒了一小册。空闲时，我就翻出来看那些邮票和上面的图案，既能长知识，也能感受邮票里的艺术味儿。

后来生活中用邮票越来越少，我就每年订两套当年的纪念邮票，坚持了好几年，攒了不少，给业余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。

邮票因书信而生，现在人们很少写信了，邮票的使用价值也弱化了，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，但书信在过去国家经济社会和人们生活里发挥的重要作用，一定会永远留在人类迈向更高文明的史册里。

滑巨石顺水流而卧，石上条纹清晰，其中一图案如妙龄少女舞动长袖，友人或曰“西施浣纱”，或曰“贵妃出浴”，皆曼妙传神。

行至中段，路况骤变，平坦的石板路彻底褪去，山路变得崎岖蜿蜒。台阶幅宽仅一脚左右，路径曲折狭窄，头顶不时有崖壁侧压，让人胆战心惊。此时脚下不再安稳，每一步都需小心翼翼，避开松动的碎石，跨过凹凸的沟壑。呼吸渐渐急促，豆大汗珠渗出额头，衣衫渐渐被汗水浸透。身旁的溪水不再平缓清浅，而是湍急跳跃，遇乱石阻挡，便辗转迂回，叮咚作响，奏出“清溪奔快，不管青山碍”的鸣唱。

过了春节，我对母亲说：“妈，这几年因为我要管孙子，您一直住在妹妹家，现在孙子上幼儿园了，女儿、女婿把他接走了。我现在有时间了，您以后就住在我这儿，我们来管您。”

母亲一听，不愿意，她说：“你媳妇身体不好，老失眠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天亮时正睡觉呢。我早上 6 点就起来了，一响动，会影响她休息，住不到一块儿。”其实，她是觉得和儿媳住一块儿拘束，怕时间长了有矛盾，把我夹在中间难受，觉得住女儿家气长。

我对母亲说：“您既然不愿意在我家住，那就在我这个小区给您另租一套房子，雇个保姆，你们俩住。我离得近，几分钟就过去了。下午我可以用轮椅推着您在小区晒晒太阳，在河滩上转转。”这是我和媳妇提前商量好的第二方案。

母亲坚决不同意，不让租房，也不让雇保姆。

其实，她是怕我花钱，坚持要回妹妹家住。

没办法，只能依她。

没想到，过完年才两个月，就接连出事。

母亲做手术时，我和妹妹在手术室外等候，心里很纠结。手术很顺利，不到一个小时，母亲出来了，我悬着的心放下了。

在陪护母亲住院的日子里，我想了很多。我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一个人要尽孝，光有孝心不行，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，要不厌其烦。照顾老人很辛苦，平时吃喝拉撒，事无巨细，如果老人瘫到床上，生活不能自理，那就会像一座大山，压得你喘不过气来。可再苦再累，你都得扛着，这里没有选择。

书信年代

○卫建宏

激情，既羡慕干哥能参加对越两山轮换作战，觉得自豪，又暗暗为他的安全捏把汗——毕竟是去打仗，随时可能有危险。写那封信，既是为他参战鼓劲，也想叮嘱他注意安全。两年后部队凯旋，干哥立了三等功，政府给他安排了县机械修配厂的工作。

上学时，我写得最多的是给妻子的信。那时我们是同学，我对她有好感，却不好意思表白，就把心情全写在日记本里给她的“信”里，有空就偷偷读。突然有一天，一个好事的同学偷看了我的日记，把信的内容散播了出去，自然也传到了她耳朵里。自此之后，她不再回避我，跟我来往渐渐多了，还帮我拆洗被褥，悄悄把省下的肉票塞给我。

尤其是放寒暑假，我们在两个县，来去不方便，几十天见不着面，书信交流就比较频繁。往往是我写一封，她回一封，心里总在收信的欢喜和等信的煎熬里打转。后来她去渭南教育学院进修，我在单位上班，平时更见不着，全靠书信说思念，那阵子，一个月差不多要写四五封信。每次收到她的信，我都小心收着，不知不觉就攒了几十封。

刚参加工作时，我想提升学历，报了自学考试。那时得定期去渭南报考试科目，然后自学几个月，再去考试，之后就是焦急地等待成绩。自考办会把成绩单寄来，没及格就只有一张成绩单；及格了，会随信寄来单科合格证。所以考完试的一个多月里，每天盼着邮递员，

细碎的光，洒下一地斑驳光影。阵阵轻风穿过林间，携着草木与山花的清香，温柔拂面。身旁溪水潺潺，一路随行，水流清浅平缓，绕过青石，漫过浅滩，不急不躁，悠然向前，像一首没有词的歌谣。偶尔有鸟鸣从林间传来，清脆悦耳，与溪水声交织在一起，奏响一种奇妙的和声。溪水中央有一光

母亲老了

○王满院

妹妹说这话，我相信，因为我也被“哄”过一回。

一天半夜，弟弟给我打电话，说妈给他打电话，说她浑身都疼，感觉都快不行了。

弟弟说他忙不过来，让我第二天有时间过去看一下。

我一听很吃惊，前几天我还过去看了，怎么突然就不行了？我一晚上都没睡好，乱七八糟地想了很多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开车过去，准备直接拉她去医院。

7 点半，我就到了妹妹家，敲开门，妹妹正在做早餐，外甥还没起床。

妹妹问：“哥，你咋这么早过来了？”

我说：“妈呢？好着吗？”

“好着呢，已经起来了，在卫生间洗脸呢。”

“那她咋给弟弟打电话，说她很难受，都快不行了？”

“啊？啥时候打的电话？”

我见到母亲，看她好好的，虚惊一场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

我给弟弟发信息说明了情况，让他别担心。弟弟回信息，说老人可能是太寂寞了，总希望有人在她身边。

今年春节，母亲是在我家过的。

春节前我去接她时，她不想来。

我对她说：“咱老家有个讲究，老人不在女儿家过年，一定要在儿子家过。”这才同意跟我走。

曾祖母在世时，我已经记事。那时，她的小儿子——我四爷爷，在乌鲁木齐铁路系统工作，路远，一年半载回不了家，平时全靠书信跟家里联系；问问曾祖母和家里的情况，说说他们一家的生活琐事。家里爷爷识字不多，四爷爷的来信常是父亲、堂姑们读给曾祖母和爷爷听；要回信，也多是父亲、堂姑按爷爷的意思写。有时爷爷想和四爷爷商量兄弟间的事，还会找村里跟他年纪差不多、能写会算的老“秀才”代笔。

上小学时，语文课学了书信应用文。我学会后，就急着想试试，给四爷爷写信就成了最有意义的“首秀”。

本家有个堂哥，先在村里当民办教师，后来去新疆当兵。他第一次给家里写信，把本家年长的长辈挨个问候了一遍，长辈们都夸他懂事、尊敬长辈，是个公认的好后生。

我受了启发，给四爷爷写第一封信时，先问候了四爷爷、四奶奶，还有两个堂姑，再说说家里长辈的身体和其他情况，最后附上祝福。四爷爷收到信后很高兴，很快回了信，肯定了我的学习成绩，还指出我写字太拘谨，让我写得大方、洒脱些。

我干大（义父）的二儿子比我大两岁，他所在的部队要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，干大一家急得不行，天天惦记。那时我在上师范学校，专门抽时间给这位干哥写了封信，直接寄到他们部队轮换的云南麻栗坡前线。我在信里说，这辈子能赶上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、保家卫国，是多难得的事，也是全家的光荣；父母亲人都惦记着他，让他多留心、保护好自己，努力为家人和国家争光。

说实话，写那封信时，我心情挺复杂。作为学生，浑身是年轻人的朝气和

墨耘

·曾广闲文专栏

顺境登山，逆境临水（1）

○墨耘

周末偷闲，与友人相约登山，挣脱都市的喧嚣与伏案的疲惫，在自由的山水间，安放浮躁的身心。目的地是市郊一处森林公园。

初进山林，山路平缓舒展。沿途的石板路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光滑，两旁草木葱翠，灌木丛小花点缀，如繁星点点，乔木则枝叶交错，筛落些许

医院，病房。
白被子，白床单。
母亲躺在床上，眼睛闭着，鼻孔插着氧气管，手上扎着吊针，假牙卸了，嘴唇耷拉着，一脸的憔悴。

我坐在床边，看着母亲这个样子，一阵心酸，眼泪下来了。

母亲今年 85 岁（按农村习惯说的是虚岁），属马，今年是本命年。老人们常说本命年事儿多，还真是，春节过后，母亲就一直不顺，一个月前摔了一跤，导致腰椎骨折，做了手术，尚在恢复期。几天前，妹妹打电话说：“妈又起不来床了，腰疼得厉害。”我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赶紧过去看，送到医院检查，结果出来，又骨折了。上次是腰椎第三节骨折，这次是第二节。医生说有两种处理办法，一种是手术，一种是卧床静养。征求我的意见，我说：“住院，请马上安排手术。”

我去看望母亲时，母亲多次抱怨说，妹妹对她说话声音大，态度不好；经常下班不回家，在街道上闲逛，很晚才回来。我说人家下班去逛个商店，买点东西，这是正常的，让她别怪人家。

妹妹给我说：“有一个周末，我和儿子坐地铁去西安商贸城，想给娃买几身衣服。刚到商场，妈打电话说她很难受，叫我和娃马上回来。”妹妹当时吓了一跳，赶紧又坐地铁往回赶，进门一看，发现母亲好好的，正坐在客厅一个人看电视呢。

“妈，您怎么了？”
“哦，刚才很难受，这会儿好了。”
妹妹说：“我们坐地铁一个多小时，刚到商场还没转，您打电话说难受得很。我给娃的东西都没顾上买，就往回跑。您好好的，打什么电话呀？”

诗 歌 苑

隔岸之镜（外一首）

○张茹

清晨醒来，阳台上
牵牛花已经开放。声音很亮
向人间广播自己的香气

完了
月季的花粉在空气里缓缓
游荡
不急，路还很长

另一朵缩在叶子后面
把颜色一点点攒成深紫
只等深夜安静时，独自开放

许久没给你写信
我坐在窗前，笔尖抵住纸面
迟迟写不出

写诗也是这样
总有急着发出声响
更有在抽屉深处
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归来的人

窗外，一只鸟儿叫了一声
突然又飞走。一朵月季由粉
转白

还给自己

梧桐絮飘完了，柳絮也飘

决定在夏天到来之前
把春天欠它的那场雪
还给自己